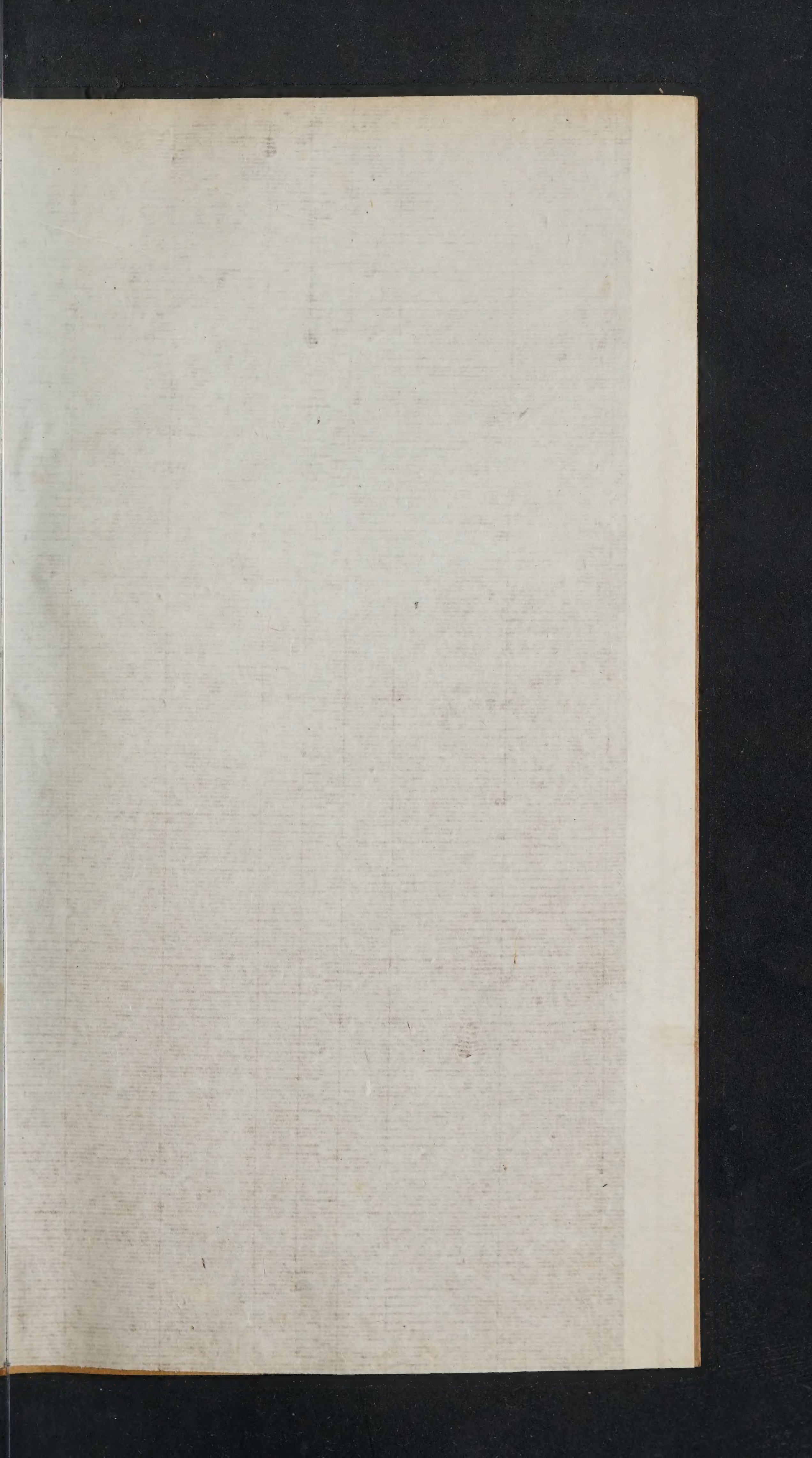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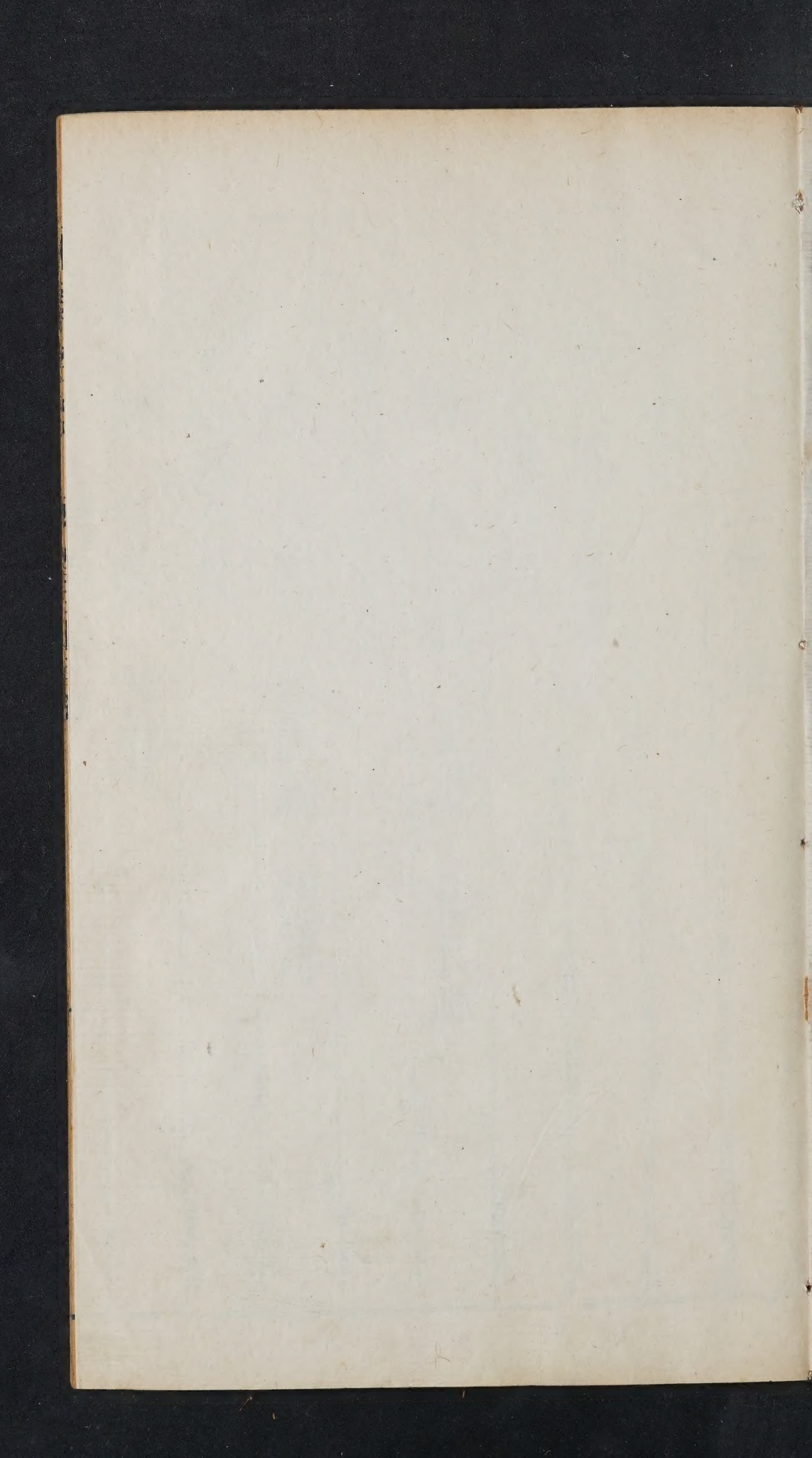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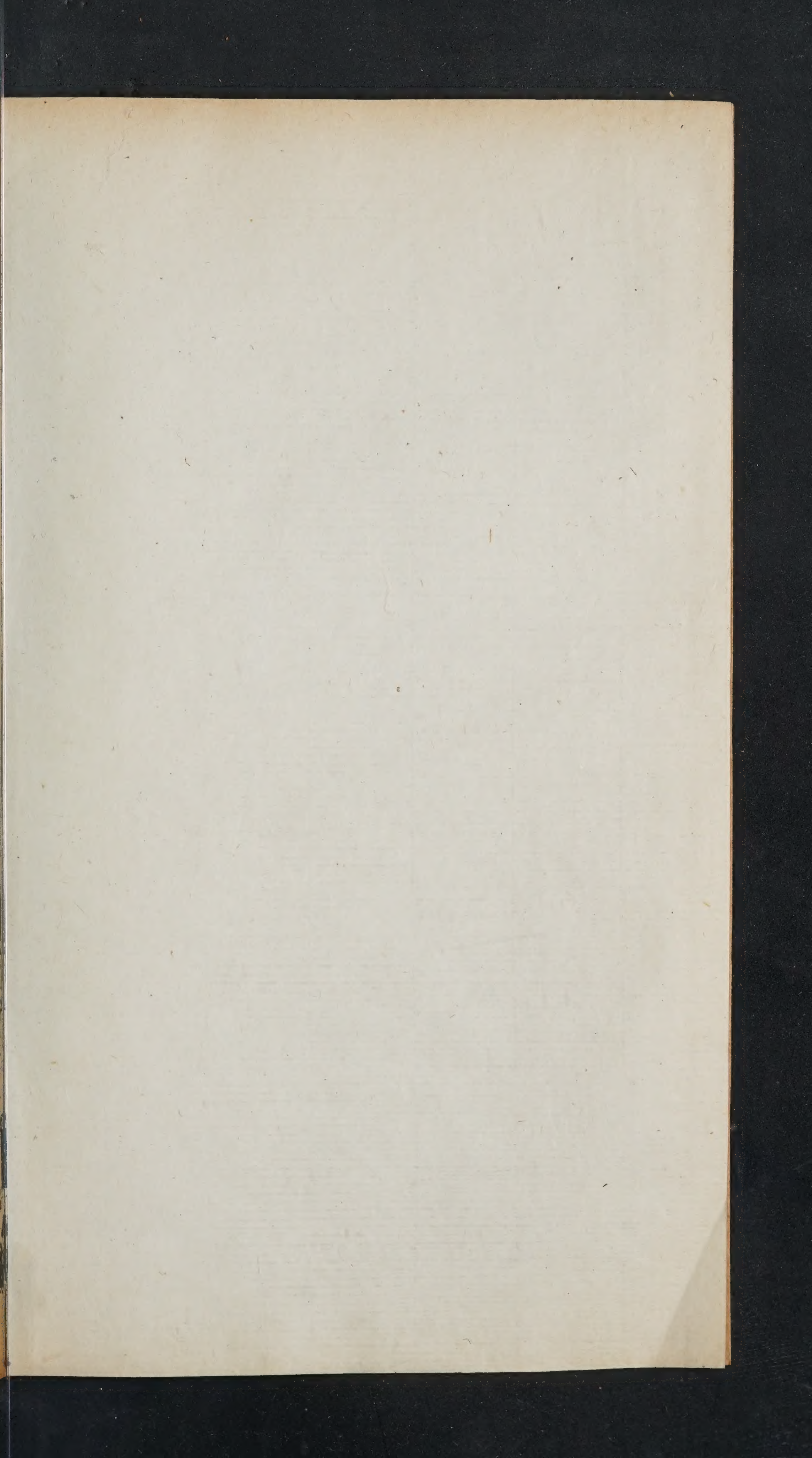








續[illegible]二十二卷目錄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目錄終

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寧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頴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魚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睟面盎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

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援第二名賜進士高等
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
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
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
黎賙郤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
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
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

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　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

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關精
舍祭贄尚書府立祠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
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
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
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
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
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
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
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月來頗有湊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曰然之樂
乃眞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
有覺無覺千金一瓢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眞機活潑
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
太虛何說繊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
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
農躬詣田畝閱俗修太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
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流其像

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覺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　慶　永　陵

公名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頴悟始就傅習幼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丱即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谷援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二公亟聞其賢

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illegible]陽張仲修崔仲鳬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　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殁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　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

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illegible]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闊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郤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搆論上疏請 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亭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　太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借秦爲諭文帝尚能用之矧　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　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illegible]僧取回鎮守太監

老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衣帶不解晝寢無聲及其卒也癋哭嘔血將葬時大雨如注跣擗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董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鑾賻以金幣立郤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

繼大統首 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 武
廟實錄 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 仁祖淳皇后
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韙之
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與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已責因下 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
攝行州事於是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

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取耆民鄉長講讀教民牓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

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閑門讀
書兼設教鷲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
張相國應　詔道出南都有醵禮爲賀者公托以官
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
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
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緇差公悉與寬免
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　太廟災乞罷
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
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跅弛不振久矣遂以道

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
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
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口刮
月劇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
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
今人眞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
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
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楣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效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 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書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寮長霍[illegible]

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公以[illegible]

知此其亢直敢言如此　上將躬視　承天陵累疏勸止

留中未出捧表賀　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莩相枕

藉語所在隨宜墾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事矦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矦病頭風怯寒親製

艾褥乃安歲饑以俸餘賙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

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

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毁亦不殊

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卧北泉精舍至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久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訃聞上爲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下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有効甘泉之學者則曰 聖君在上賢臣在下
豈可使 明時有偽學之禁亦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
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
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
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
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
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卒謚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
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

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擢爲第一　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氷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

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　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

巳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　經

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

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

頃之陞大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盖當事者忌

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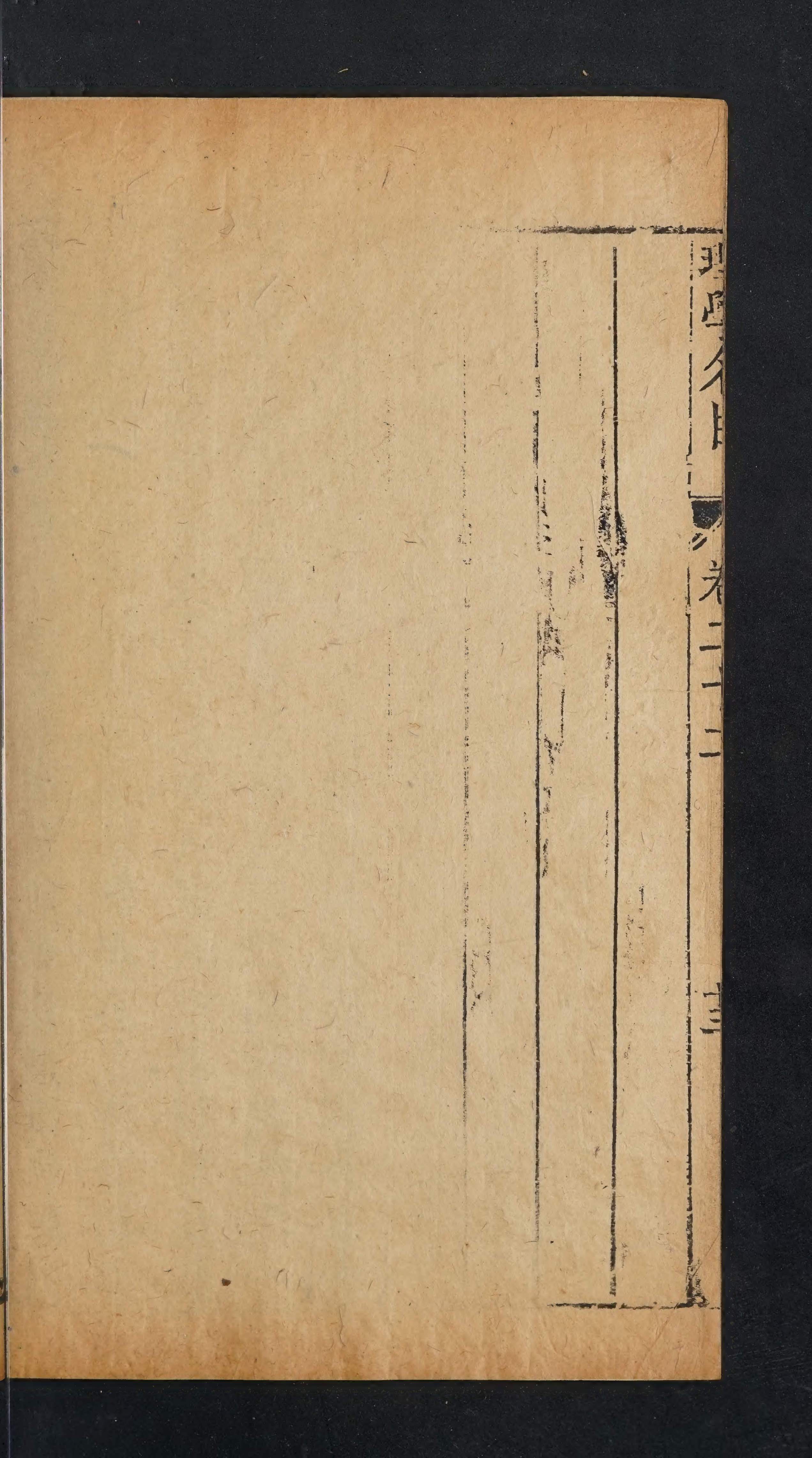
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

居無何　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儆意譏

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

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

發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為簡易以戒懼為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為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塲人塲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

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既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

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隷雖顯貴悍戾不說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盖汝止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已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

攜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
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晩作格物要旨勉
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璧禔補雍、皆
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
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
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
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
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
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相陶汰氣竦神澖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探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楊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覊

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盻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于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絲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

蓋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與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嵬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猥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illegible][illegible]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

位絶不相坪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剌諸
寀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
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
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
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推山陰王汝中畿志行
悃愊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
最流窬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
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
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

未至、郎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毋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澐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也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

矣[illegible]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矣必北面而後爲禮乎
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
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
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
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傲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聞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
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
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

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閒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

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
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
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
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
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
延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
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
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
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與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敎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

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有善有惡安得根基隨處對治安得入悟）心與知物皆從有生（真權法非實究竟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證道脈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抑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非有非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

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永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　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於省作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
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公
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
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
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
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灾　詔求直言
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果

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
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
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
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
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
决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
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
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
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

不肖豈眞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辨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益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繼

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侍謦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祕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
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
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既以一往而
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
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
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
倦之理益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
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

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寄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為盛，憶昔淮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託之重，而徒為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務為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恐之乎，嗟我先生

（誰能知此）

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
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
胡越必相捄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
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
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
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没矣余小
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
爲先生之玅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

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知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夭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